



□ 12  
3757  
3





012  
3757  
3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

皋陶謨第二 虞書

善化皮錫瑞

皋陶謨 大傳曰皋陶謨可以觀治偽孔尙書序曰伏生又以舜典  
 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  
 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是今文家合帝曰來禹以下爲皋陶謨之證  
 史記夏本紀曰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孫  
 星衍說大戴禮誥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似解幽  
 明庶績咸熙是伯夷爲虞史官史遷以皋陶方祗厥敘及夔曰  
 夏擊鳴球至庶尹允諧爲史臣敘事之文則卽伯夷所述語也  
 曰若稽古 白虎通聖人篇曰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  
 古穀軒職字皋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  
 又菊施象刑維明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以曰若稽古爲句皋陶  
 字屬下讀謂皋陶聖人能爲舜陳道以皋陶屬上爲句者誤也書  
 正義引鄭云以皋陶下屬爲句蓋今古文說同若稽古周公旦雖仿  
 若稽古帝舜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摠雒戒曰若稽古周公旦雖仿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

一

木下中也  
1991.9  
寄贈

尚書爲文而失其義陳喬樞據摘雜戒諫詐爲今文說又引白虎通曰若稽古皋陶爲句失之王逸注楚辭借誦云咎繇聖人也與白虎通義合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史記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以故訓代經文據史記其在道上或疑今文

尚書作允厥迪德案蔡邕中鼎銘曰公允迪厥德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允迪聖矩陳留范史雲碑曰允迪德譽張玄祠堂碑銘曰允迪懿德皆以允迪連文是今古文同段玉裁說本紀信道其德各本作信其道德蓋誤

禹曰俞如何論衡問孔篇曰皋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言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曰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王莽傳曰書不云乎惇序九族韋昭國語注曰謂若惇敘九族蓋夏侯

尚書作惇敘。今文一作敦序九族。史記曰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史記惇皆作敦敘皆作序蓋歐陽尚書字也。三國志先主上言漢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族表於漢帝曰敦敘九族皆作敦

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今文作庶明高翼。史記曰眾明高翼。近可遠在已孫星衍說以厲爲高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厲高也茲爲已者釋詁云茲已此也疑今文本作已或史公以故訓代之

禹拜昌言曰俞史記曰禹拜美言曰然中論貴驗篇曰禹拜昌言三國吳志評曰或拜昌言。今文一作禹拜讜言

亦作禹拜讜言。段玉裁說古文尚書作昌今文尚書作黨僞孔傳訓昌爲當益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引李登聲類日讜言善言也孟子趙注尚書曰禹拜讜言此今文尚書作黨之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讜言美言也音黨孟堅亦用今文尚書耳讜逸周書作黨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劉寬二碑玉裁謂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前云朝克忠讜後云對策嘉黨可見漢人黨讜通用古昌黨音同如閻闔子雲賦作闔闔鼓聲不過閻閻即整字可證此古文作昌今文作黨音同義同也說文曰昌美言也从日从日與字林讜字訓同然則昌本字黨假借字也陳喬樞說作讜作黨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其歐陽尚書但作昌字觀史記夏本紀云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作昌字可證此歐陽尚書之同於古文者也錫瑞謹案漢書敘傳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又述董仲舒曰讜言訪對爲世純儒班孟堅用夏侯尚書則

夏侯本作謙  
陳說是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史記曰皆若

其難之鹽鐵論論誹篇皋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白虎通封公侯篇引尚書曰惟帝其難之。今文一作惟帝難之。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東觀書同論衡定賢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者誤也又是應篇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又答佞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何易之有引經皆無其字蓋三家文異惟帝其難之乃禹所言而武帝詔以為皋陶對禹鹽鐵論亦以為皋陶對禹者蓋以其在皋陶謨中即以為皋陶言不加分別如漢人引用論語皆以為孔子之言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書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則哲能官人後漢書楊秉傳秉上疏曰皋陶誠虞在於官人。今

文一作知人則哲。漢書五行志引作哲師古注云哲智也能知

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蓋三家今文有作哲者史記作智用故訓字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後漢書孝順帝紀詔曰書稱安民則惠左雄

之道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欵教引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

。今文作能哲能惠。錫瑞謹案史記曰能知能惠知

書也漢衛尉卿衡方碑云能哲能惠字亦作能與上能字同則今文尚史記合皆用今文尚書又尉氏令鄭季宣碑云能惠者能亦作能字。一作能哲且惠。江聲說而當為耐據史記作能智能惠則此而實是能字依古文當為耐也錫瑞謹案淮南泰族訓引書曰能哲且惠則今文尚書有作且字者且與而義近而字不必定作耐也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史記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

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元曰禹為父隱故言不及蘇陳喬樅說馬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蘇與鄭注同皆以佞人為指共

工此古文說也論衡答佞篇云驩兜大佞恢國篇云三苗巧佞之人據此則今文說以巧言令色孔壬即指驩兜有苗言之不以佞人為共工也錫瑞謹案淮南脩務訓引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於知人無下何畏乎句似亦以巧言令色孔壬即指驩兜與有苗也白虎通論隱惡之義兄弟引周公誅四國父子不引禹鯀而但引論語是今文家無禹為父隱之義後漢書郵暉傳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壬不行又曰暉不忠孔壬是亦以孔壬為佞人非共工。今文一作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淮南引書無乎字。

**皋陶曰都** 今文作皋陶曰都俞。史記作皋陶曰然於段玉裁說於即都也都上有然則今文尚書多俞字。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今文作亦言其有德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始事以故訓代經亦言其有德無人字今文尚書本無之也論衡答佞篇曰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據仲任說則乃言當作考言巧形近疑今文有作考言者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 日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無禹曰何皋陶曰六字史公省文段玉裁說夏本紀作共疑本紀是也共讀為供謹愿人多不能供辨能治人多不能敬慎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敬字不作共即堯典允恭象恭可證今文尚書作愿而共勝於古文尚書。一作寬而慄。衡方碑作寬慄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史記亂作治塞作實用故訓字

**彰厥有常吉哉** 今文作章厥有常吉哉。史記作章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詔云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今文作蚤夜翊明有家。史記曰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段玉裁說今文

尙書作翊也翊同翌爾雅翌明也翊明重言之猶無逸之皇暇也錫瑞謹案華嚴經音義七十四卷下引尚書大傳翊輔也似解此經之傳則今文作翊是也然大傳以翊為輔與段說不同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翊明其政與史記文正合乃今文作翊之明證史記於夙夜維寅夙夜出入朕命皆不作蚤夜則此云蚤夜乃今文尚書本文非故訓字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 今文作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史記祗

作振邦作國敷作普皆今文尚書也祇振雙聲如盤庚震動石經作祇動費誓祇復無逸祇懼魯世家作振復振懼皆祇振通用之證普與敷音義通說文云肅持事振敬也亦用今文尚書

**九德咸事**

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以九德屬君德者漢書王尊傳曰三公典五常九德後漢書楊震傳曰方今九德未事班固薦謝夷吾曰行包九德蔡邕太傅胡公碑曰九德咸修陳太邱碑曰兼資九德汝南周巨勝碑曰備九德廬江太守范式碑曰九德靡爽皆不以九德為君德

**俊又在官**

史記鹽鐵論論衡後漢書楊震楊賜傳皆作俊又在官蓋歐陽尚書作父史公王仲任楊氏父子皆習歐陽尚書者也中候曰文命盛德俊又在官。今文一作俊艾在官。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孫星衍說釋詁云艾長也歷也郭注云艾長者多更歷俊又言大臣耆老也漢書孔光傳詔曰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又云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是俊為大艾為老也周語耆艾修之韋昭注云師傅也師師相師法也見漢書敘傳高平師師注引鄧展說西京賦薛綜注荀子致仕篇曰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謂師法俊艾也錫瑞謹案今文尚書又多作艾漢碑亦多

作艾樊敏碑書載俊艾李孟初碑劉俊字叔艾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俊艾將自至是俊艾字作艾之明證漢書作艾蓋用夏侯尚書谷子雲言未有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似以俊訓賢艾訓治與孫說不同不必從孫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史記曰百吏肅謹鹽鐵論刺復篇云尚書曰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中論譴交篇云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孫星衍說公卿謂俊艾大夫謂百僚士謂百工也史公說百僚百工俱為百吏者詩傳云工官也師師為肅者釋詁云肅肅敬也師肅聲相近時為謹者王逸注楚辭云謹善也時亦訓善義同錫瑞謹案漢官舊儀云漢拜丞相御史大夫皇帝延登親詔之皆曰朕鬱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則師師與兢兢義近故史公訓為肅蔡邕薦皇甫規表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今文作亾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亾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  
 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陳喬樞說案亾無毋  
 三者古通佚與逸同幾者機之消文機謂發動所由也王嘉傳引  
 教字作教當亦三家尚書之異文故與史記夏本紀及後漢書陳  
 蕃傳所引不錫瑞謹案亾敖佚欲為傲以傲慢解之疑亦襲漢書舊  
 注之音義也錫瑞謹案亾敖佚欲為傲以傲慢解之疑亦襲漢書舊  
 非是。○一作無教逸遊。○後漢書陳蕃傳上疏諫曰故臯陶戒  
 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樂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  
 不及二主者乎袁宏後漢紀陳蕃上書云臯陶誠舜曰無敢遊佚  
 即後漢書之疏敢疑教字之誤佚遊作遊佚則字之倒謝承後漢  
 書云陳蕃諫桓帝曰故臯陶戒帝無敢遊亦即此一疏也蓋今文  
 說以逸遊為畋遊漢書韋賢傳諫詩曰邦事是廢逸遊是娛引此  
 經也史記作毋教邪淫奇謀孫星衍說史遷說佚為邪淫者方言  
 云佚淫也故云邪淫欲為奇謀者古欲或作猷禮器注引詩匪革  
 其猶詩文王有聲猶作猷猶與欲聲形亦相近釋詁云猷謀也故  
 云奇謀欲又作游與猷通周禮師氏貴遊子弟注杜子春云遊當  
 為猶。兢兢一作矜矜。○三國志王基傳基戒司馬景王曰天下  
 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以待旦也兢兢聲同疑三  
 家異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潛夫論貴忠篇曰書稱天工人其代之

非天官也中論爵祿篇曰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  
 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後漢書劉元傳李淑上書曰夫三公  
 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馬嚴傳嚴上封事曰  
 書稱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是漢儒皆以  
 此為代天官人之義論衡紀妖篇曰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  
 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春秋說云立三  
 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是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八  
 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此今文家法天建官之說也史  
 記云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而王莽傳太后下詔言君年幼  
 雅必有寄託而居攝焉引天工人其代之爲居攝義此傳會之說  
 非正解。○今文一作毋曠庶官。○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書不云  
 乎毋曠庶官論衡藝增篇曰尙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  
 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一作天功人其代之。○大  
 傳曰書稱天功人其代之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漢書  
 律歷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以終天地之功書曰天功人  
 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也言聖人稟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

恭和衷哉

蔡邕中鼎銘曰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則今文說和衷為和天衷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禮書引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績宗彝藻火山龍

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孫星衍說今文說五服為五章蓋秦滅禮學郊祀之服易以衿玄伏生猶見先秦制度傳授其義似較可信至漢興服志稱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鄭氏據此為說則漢時章服亦不能證明古義矣大傳引此經文而說之以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者釋言云袞黻也周禮司服袞冕注鄭司農云袞卷龍也袞自天子至士總名之服故爾疋單舉之廣雅云山龍彰也亦舉山龍以該五章則今文家謂自天子至士皆有之說也錫瑞謹案歐陽說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皆備五采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以十二九七為節大小蟲七章皆備五采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以十二九七為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天子至三公侯以九為節卿以下以七為節皆與大傳言五服五章不同此三家今文之背其師傳者以五經次序而論尚書應列周官之前而明帝詔首舉周官則當時必以周官

為重故三家博士變今文尚書之師說以傳會周官不知周禮非可以解虞書經明言五服五章不得有十二章九章七章之制鄭君據周禮以推虞制其義正本於歐陽夏侯後世皆從鄭說不知亦本於三家博士然皆非伏生之義也白虎通攷黜篇云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亦不及日月星辰也漢書王嘉傳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引書與今本同後漢書應劭傳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合上文引之非必今文異本胡廣傳亦曰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潛夫論述赦篇曰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書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漢書刑法志曰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錫瑞謹案班氏引國語文乃古文說故與大傳今文說唐虞象刑不同御覽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鑽鑿疑是甫刑傳文所謂古者謂夏用肉刑之時非謂唐虞也○今文一作五刑五庸哉○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用作庸與

史記諸書不合  
或據夏侯尚書

**政事懋哉懋哉**

○今文作茂哉茂哉。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云茂哉茂哉勉彊之謂也爾雅釋詁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云茂哉或作茂才蓋三家今文之異郭氏襲用漢人舊注所引書乃今文尚書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經五緯尊顯術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立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孔光傳曰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今文作天明威自我民。畏釋文云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鄭注周禮引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作通。○枚本作我民明威鄭注禮在贊書之前所引尚書是當時立學官之本則也達今文皆作通。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白虎通聖人篇曰皋陶為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其義也史記曰吾言底可行乎蓋消文據白虎通獨斷則今文尚書有惠字。

**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史記曰禹曰汝言致可績無兪字或亦消文。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今文予作余。○史記曰皋陶說史公以贊為道者周語內史贊之韋昭注云贊道也道謂導之張守節正義云贊於古道非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史記曰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言據史記文則予何言上無帝字或今文本無昌言用。歐陽尚書若大小夏侯尚書當作黨或作讜說見上。

**予思曰孜孜**

○今文作予思曰孳孳。○史記作孳孳孫星衍說孜孜古文孳孳今文也說文云孜汲汲也引周書曰孳孳無怠又曰孳汲汲生也是與孜同錫瑞謹案漢書谷永傳說王音曰夙夜孳孳又黑龍見東萊對曰夙夜孳孳王莽傳張竦奏曰孳孳不已東方朔傳曰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揚雄州牧箴云股肱不可不孳後漢書李固上疏曰夕惕孳孳皆用今文尚書。



暨益奏庶鮮食

蓋此經鮮食今文尚書又云令益予眾庶鮮食。史記曰與益子眾獻儀之比陳喬樞說五土物生稻宜下地周官有稻人職掌稼下地以稻性宜水也此時益佐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草萊既闢卑溼之地可以種菽至隨刊所得鳥獸又可以助資民食故史記云與益子眾庶鮮食此鮮食謂鳥獸也則經鮮字非贖文矣錫瑞謹案史記於下鮮食字代以食少則下鮮食不作鳥獸魚鼈解而此文作鮮與下文義不同今文尚書不應舍鳥獸魚鼈不言有鮮字是也

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案九川為弱黑河濬江沅淮渭洛。川致四海濬畎澮致之川錫瑞謹九水非謂九州之川說見禹貢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又云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餘相給以均諸侯江聲說麩蠱鮮三字誼別今俗混用一鮮字非也據史記云食少依少誼則字當作麩說文是部麩是少也說文貝部云貿易財也史記言調有餘補不足即買遷有無徙居即化

居化古貨字謂遷徙其居積之貨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尚書曰買遷有無化居又宋王天與尚書纂傳元吳澄尚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買遷錫瑞謹案史公說鮮食為食少則與上鮮食義自不同江據史記謂當依說文作麩今文尚書未必皆用古文字也漢時通行今文字多消俗如漢碑所引用唐張參五經文字所引石經可證若古文出於山巖屋壁當時本不通行故字未經改易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尚書三家皆有脫簡文可證故論文字則古文為勝論說解則今文為長如左氏春秋古文勝於公羊穀梁而說解則邱明不傳春秋其義當從公穀蓋今文傳自漢初遠有師承古文本無師承其說解乃諸儒傳會為之故與古書多不合也此鮮字或今文本無師承其說解不必皆依說文今姑從故本作鮮而其義則當為食少陳喬樞不從史記而用鄭注蠱食魚鼈之訓失之申鑒時事篇曰買遷有無正作買與大傳合。一作楸遷有無亦作茂遷有無。漢書食貨志曰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入貢楸遷有無萬國作艾又敘傳述食貨志云商以足用茂遷有無陳喬樞說漢書兩引此經一作楸遷一作茂遷皆買之同聲假借字也師古注云楸與茂通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其誼亦通史記用歐陽尚書漢書用夏侯尚書文字既異誼或不同師古集注疑是襲漢魏舊注之語也錫瑞謹案

楊雄大司農箴曰厥僚后稷有無遷易荀悅申鑒曰賢遷有無皆不連化居為義或三家句讀不同若史記文當以徙居屬上段玉裁云徙居眾民為句乃定萬國為治為句恐非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今文作烝民乃立萬國作艾。史記曰眾民乃定萬國為治漢志云萬國作艾蓋今文

尚書粒作立邦作國又作艾也錫瑞謹案今文作立故史公以定訓之詩思文立我烝民即此之烝民乃立也左傳周語皆引立我烝民竝不作粒食解自古文尚書誤作粒鄭以粒食訓之又破詩之立字為粒以致詩書皆失其解此由鄭氏古文已誤偽孔不任也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今文師作斯。史記曰皋陶曰然此而美也。江聲說史記輒以訓詁代經文然則師當

為斯聲之誤與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今文直

作惠。史記曰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江聲說據史記作輔德推此文當為其弼德而惠字從直下心或心字摩滅不見

而為直字

**惟動不應僣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史記曰天下大應清其重命用休江聲說依史記以說此經當云

動則天下大應之清其志意以待受上帝命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今文作帝曰吁臣哉臣哉鄰哉鄰哉。史記曰帝曰吁臣哉臣哉三國魏

紀何晏奏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蓋皆今文尚書與古文異史記無鄰哉句消文

**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

**方汝為**。史記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無予欲宣力四方汝為句蓋史公消文漢夏勤策文曰宣力四表

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是今文尚書有此八字也

**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今文藻

史記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大傳說見上五服五章錫瑞謹案史公云作文繡服色所以解經之山龍

華蟲至作服也而日月星辰別出於上者蓋史公之說亦不謂日月星辰在文繡服色之中其義與伏生同若日月星辰之中而必單舉四之內史公何不以日月星辰並括於文繡服色之中而必單舉四以畫于旌旗或別有所用蓋不可攷要之日月星辰乃天象似不宜畫於衣自漢明帝永平二年采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而古義晦矣宗彝藻火後人引大傳有二說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與陳祥道引大傳作續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其說不同陳壽祺云陳祥道分作繪宗彝為二合藻火為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又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字誤衍宜刪錫瑞案大夫服二士服一之義陳說猶未核也龍士山龍乃合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之義陳說猶未核也華蟲純黃者華蟲當是鳳皇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之長是鳳皇可稱蟲爾雅釋言曰皇華也皇與黃聲近華蟲之黃即鳳皇之皇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周禮樂師教皇舞先鄭注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後鄭注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合先後二鄭說是皇為鳳皇五采之色

飾於冠並飾於衣虞有鳳皇來儀之瑞故以皇名其冠又飾之於衣鳳皇羽蟲之長故惟天子得服之虞士德尚黃士數五故天子服五色尚黃故華蟲居首周木德色青尚山龍虞士德尚黃故華蟲不得以周制說虞也鳳皇五采而多黃五采故曰華蟲多黃故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鷩鷩北方幽昌中央鳳皇左氏傳唐成公有兩肅爽馬賈逵曰色如霜紈然則西方鷩鷩蓋色白師曠禽經曰白鳳謂之鷩以此推之東方鷩然則西方鷩鷩蓋色白師曠方幽昌色黑中央鳳皇當色黃矣隋書禮儀志曰天監七年周捨議詔旨以王者衣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案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所言皇則畫鳳皇也又案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加袞冕則袞冕則畫鳳皇也又案禮所稱雜服皆以矣畫鳳皇之旨事實灼然制可又王僧崇云今祭服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似是華蟲尋冕服無鳳應改為雉帝曰今冕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據周捨說有虞氏皇是畫鳳皇於衣據王僧崇說當時冕服猶畫鳳蓋古制之僅存者非始於梁武也惟王氏專執鄭義欲改畫雉梁武以為上下皆畫雉無差降故仍用畫鳳耳作會宗彝純黑者宗彝即尊彝古宗尊通雉用左氏傳伯宗穀梁作伯尊可證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夷是虞夏已有彝宗彝蓋繡尊彝之形如黼作

斧形黻作亞形之比尊彝古器年久色黑故為黑作會如攷工記  
作其鱗之而之作起也元衣繡黑章色不甚著故為作起之勢  
如今之堆花藻純白者藻一作璪即玉藻之藻玉色白故為  
白火純赤者當為圍火形攷工記火以圍火色赤故為赤也

**粉米黼黻** 孫星衍說今文不言粉米黼黻者意以粉米

五章裳則粉米黼黻而巳知衣亦繡用之惟衣有山龍以下  
衣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為繡繡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  
也云繡繡蔽形者上古始制衣服以繡繡蔽形亦如市之蔽前後人  
因以為節云表德勸善別尊卑者即謂山龍等五章以別尊卑也  
淮南主術訓云人主好黼黻文章繡綺繡注云白與黑為黼青  
與赤為黻繡繡之有文繡者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綈衣與琴孟子  
繡繡為綈綈葛也精者綈麗者綈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綈衣與琴  
盡心篇舜被衽衣趙氏注云衽畫也衽畫衣繡故大戴禮五帝德  
稱帝堯純衣言衣之質則為純言衣有華蟲則為黃也皆衣裳並  
用綈繡之明證也錫瑞謹案古說皆謂繡不謂畫繡漢書與服志  
曰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刺繡公侯  
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董巴輿  
服志曰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是三家今文

皆以為刺繡織成說文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則  
今古文皆以繪即是繡無畫衣之說鄭注尚書始云繪讀為績凡  
畫者為績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按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  
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蓋即用鄭君說與董巴劉  
昭皆不合隋志引大傳云作績以鄭說改大傳誤矣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今文彰作章。鄭注大傳引經

也故月令云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于山龍等五章空際之  
處復分畫為界域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粉視其文如聚米也  
荀子正論篇說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  
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黼黻各有二色相間也重文繡謂衣裳俱  
用之重襲也是亦同今文之說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今文作七始

女聽。大傳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  
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  
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  
其素簇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

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注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入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敔琴也七始黃鐘林鐘大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簇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為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史記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為來始滑也漢書律厯志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又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又敘傳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天地四方人之始也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七始亦作七政七亦作泰泰或誤作來或誤作采魏源說蓋今文原作七始詠史記作泰始忽其作來作采者皆泰之形譌其始作治忽作滑采作在者則聲之譌故史記古文之泰始即漢書今文之七始合於大傳是經文本義也錫瑞謹案

說皆有未盡索隱云今文作采政忽采字固誤即政字亦非是索隱所謂古文即偽古文所云今文恐亦難信所載劉伯莊說即從偽孔傳小變之殆即伯莊所為耳蓋來采形近政治義近治又與始相似采政即泰始今古文本無異特字有譌誤耳孟康劉德之說雖與鄭義稍殊而以七始為樂之條目則一段云泛言為七政在樂為七始然大傳言七政為春夏秋冬天地人雖與孟康劉德之說似合而此作七政則與六律五聲八音不類且七政非可聞也當以大傳漢志之說為正孫星衍說忽當為疑疑古本是疑字班志詠字隋書律厯志引作訓段玉裁云隋志實引漢志當從隋志作訓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其義到瑯錫瑞又案孫段二說亦有未盡攷訓從川景亦從川訓從言景從曰其義當相近疑班志用今文作七始訓史記則作泰始景文異而義不異自史記泰譌為來景譌作滑一因形近一因聲近而誤後人曲為之解皆不可通不知史公亦用伏生今文與班志本無不合也鄭君所據本作習蓋亦景字之譌班志今譌作詠蓋因班志下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淺人遂改訓為詠耳今從隋志引作訓從班志釋為順七始上屬為義訓字下屬為義漢書敘傳云八音七始則班氏不以訓字連七始為義可知經云訓以出入五言即班志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也玉海引漢志文予者帝舜也至人之始也曰顏氏此注權輿於觀射父之論六律七事釋

以天地民物四時之務則予者帝舜也至人之始也乃顏師古注  
文今作班志本文蓋亦譌誤攬入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  
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  
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麻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  
七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宋均注曰七始謂四方天地人也均之  
說與孟康劉德正同白虎通禮樂篇云尙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  
水謂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  
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  
容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  
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祝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  
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者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  
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無不樂其音  
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埴坎音也管艮音  
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敔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  
也一說笙祝敔籥瑟埴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祝在東北方鼓  
在東方籥在東南方瑟在南方埴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  
方又曰埴在十一月埴之爲言熏陽氣於黃泉之下熏蒸而萌匏  
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  
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

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温以暖之風以散之雨  
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  
德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邪故謂鼓也籥者仲呂之氣萬  
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動也肅也籥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  
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動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  
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浮  
邪正人物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也其氣磬故曰磬鐘  
之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爲氣用金聲也祝敔者始終之  
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敔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  
下樂之故樂用祝敔始也故終也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  
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  
也風俗通聲音篇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  
也此今文說五聲八音之義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史記曰予即碎女匡拂予女無面

年詔曰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潛夫  
論明闇篇引此經云故爲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  
察而治情通矣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辟道或回公則弼之孫星  
衍說帝既告禹以助成四輔之事又告以拂君之過是臣又兼鄰

之職任為將薦之于天

**欽四鄰**

史記曰敬四輔臣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

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又曰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儀即疑大傳當脫謂之儀謂之丞六字鄭注云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從今文說列子莊子皆有舜問乎丞之文丞即四輔之一列子丞或作丞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史記曰諸眾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徐

廣曰臣一作吾索隱曰諸眾讒嬖臣為一句君字宜屬下文錫瑞謹案史公以君德誠施皆清矣七字總括經義至否則威之止君德誠施渾括侯明撻記八句而言皆清矣三字承上諸眾讒嬖臣言謂舉賢則讒嬖自遠故曰皆清非專解侯以明之一句也孫星

衍云史公說侯為君明為清疑史公之本止於侯以明之下文乃偽孔所增恐涉武斷大傳說皋陶謨有諸侯貢士之義則此與下惟帝時舉皆言貢士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故有侯以明之等語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文選史岑出師頌曰蒼生更始李善注云蒼生黔首

也是以民為蒼生見於東漢今文家說不始於晉人也

**萬邦黎獻**

今文作黎儀。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黎儀瘁傷斥彰長田君碑安惠黎儀是今文

尚書作黎儀如民獻作民儀之比

**共惟帝臣**

今文作具惟帝臣。張衡東京賦云具惟帝臣薛綜注具之言俱也李善注引經文作具潘岳藉田賦云具

惟命臣潘尼贈陸機詩云具惟近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

今文敷作傅庶作試。漢書文帝紀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

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傅納曰言明試以功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也漢書敘傳曰

時舉傳納聽斷維精  
注李奇曰時是也

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孫星衍說此謂舉賢與堯典考績

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又或作不得朱軒注云飛輪如今窗車也軒輿也士以朱飾之其文見文選注疑是此傳御覽六百卅七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是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說苑修文篇說同潛夫論浮侈篇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皆說此經之義也錫瑞謹案考工記與人疏引殷傳未命為士者不得乘飾車外紀卷二成湯命未命之為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輪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也順有德通志器服略說同則文選注所引乃殷傳文非此經之傳也惟詩碩人都人士疏周禮巾車疏禮記玉藻大學疏後漢書王符傳注藝文類聚禮書御覽引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然後得乘飾車駢馬等語與下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相合塙是此經傳文玉藻疏

巾車疏明引唐傳更非殷傳可比其稱唐傳不稱虞傳者或與堯典車服以庸傳同耳其前數語與韓詩傳大同蓋韓詩傳亦即引用此傳耳續漢書與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一作輦服有庸。春秋繁露度制篇曰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庸。春秋繁露度制篇曰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也後漢書左雄傳雄上疏曰與服有庸鹽鐵論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漢樊安碑曰庸以與服皆與董子合。一作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潛夫論考績篇曰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敬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王節信引經作賦納以言與左氏傳合兩敢字皆作能下句多一誰字皆今文異字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史記曰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案帝

功謂敷奏同日罔功華言而無實也故潛夫論引此經為緣文覈實陳言不誣之證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敖。史記云帝曰毋若丹朱傲亦作毋若

慢遊是好正義曰此二字及下禹曰尚書竝無太史公有四字帝  
及禹相答極為次序當應別見書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  
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毋者  
禁之也又問孔篇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救禹  
毋子不肖子也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  
朱敖錫瑞謹案據史公劉向王充袁著引經兩漢今文尚書皆有  
帝曰及禹曰字今本無之者疑偽孔妄刪或古文尚書本無之要  
以今文有此四字為長史記作傲兩漢書論衡作敖列女有虞二  
妃傳曰弟曰象敖游於嫂亦作敖疑史記為後人改之也據列女  
傳以媧游屬象敖古說或有以敖為人名即指象敖者鄒陽書以  
朱象竝稱天問山海經蓋啓亦有慢遊以為不肖者啓淫溢康樂見  
孟子云賢者為後世立教耳今文家以為不肖當得其實詳見五  
子之歌書序攷

**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

史記曰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釋子創若時系諸帝語而  
史記曰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釋子創若時系諸帝語而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

史記曰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釋子創若時系諸帝語而  
史記曰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釋子創若時系諸帝語而

文一作風淫于家。後漢書樂成靖王  
傳安帝詔曰風淫于家是今文一作風

**用殄厥世子創若時**

史記曰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釋子創若時系諸帝語而  
史記曰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釋子創若時系諸帝語而

論衡則若時二字在子娶之下為禹語疑有舛誤按今文尚書經  
文蓋亦無此帝曰禹曰而今文家說謂當有之故司馬劉王之書  
皆從之也問孔篇以毋若丹朱敖系書曰之下無帝曰二字釋之  
曰謂帝舜勅禹此可見經文本無帝曰下文禹曰子娶則曰文勢  
加之非若上文特言書曰不敢增帝曰二字又經本無禹曰今文  
家云當有而說不同故司馬以子創若時系諸帝仲任則系諸禹  
錫瑞謹案段說非也論衡明有禹曰與史記云帝曰禹曰相合則  
今文有帝曰禹曰可知若以仲任引子娶若時為禹曰與史記子  
不能順是為帝曰不合為疑則今本論衡必有譌誤論衡問孔篇  
云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  
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子娶若時辛壬癸  
甲不開呱呱而泣子弗引陳已行事以勸戒之見卜隱效已不敢  
私不肖子也案以創為娶無文可證子娶若時義不可通又無塗  
山二字則子娶若時辛壬癸甲文不相承疑論衡子娶若時四字  
本當作子娶塗山與說文引虞書子娶塗山相同蓋今文尚書與  
古文尚書不異偽孔妄改經文為娶于塗山以舜言併為禹言刪  
去帝曰禹曰四字後人遂據妄改之經文改論衡為子娶若時可  
是誣山漢二勛字之誣其義遂不可通今據史記云子娶塗山可

以訂正論衡子娶若時之譌又據史記論衡皆曰子娶可見說文  
竝非脫誤亦可見今古文本無不合非必今文作子娶若時屬下  
讀爲禹言也今從史記以子創若時爲舜言舜以已  
子商均亦不肖故懲創丹朱之絕世亦不以繼統也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今文作禹曰子娶塗山辛壬癸甲。史記曰  
禹曰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索隱曰蓋今

文尙書脫漏太史公取以爲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  
二日生子不經之甚孫星衍說蓋塗山道遠娶之行二日癸甲生  
啓者在家二宿也廣雅釋詁云腹生也言二日而娠啓卽往治水  
陳喬樞說小司馬所據史記本蓋傳寫有舛錯觀裴駰集解引偽  
孔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則知裴所見史記本實  
作子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啓也正義亦云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  
理水是正義所見史記本皆與裴同史記原文當讀子娶塗山辛  
壬癸甲爲句生啓子不子爲句說文云龠會稽山一日九江當塗  
也備存兩說蓋兼采今古文攷左傳哀七年云禹會諸侯于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國語晉語云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  
執而戮之卽禹合諸侯之事故古文家以龠山爲會稽也漢書地  
理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劭注云禹所娶塗山侯國也禹墟杜  
預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壽春卽九江郡治此皆今文家說  
也錫瑞謹案陳以史記爲有譌誤近之而孫說亦可通呂氏春秋

日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

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列女傳曰

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趙

睦吳越春秋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

子啓鄭注娶于塗山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王逸楚詞天問注禹

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其義與孫說合路史曰呂氏云

禹娶于塗山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越四辰而復往治水或謂辛

壬癸甲爲四年然後有啓太史公言辛壬娶癸甲生啓繆矣或云

癸甲下缺文俱妄夫娶與生子乃自二事其娶止

以辛壬癸甲四日一也子生嘑而不暇子之二也

啓呱呱而泣息白虎通姓名篇曰人生所以泣何一幹而分得氣異

頌曰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啓呱呱泣母獨論序吳越春秋曰啓生

不見父晝夜呱呱嘑泣史記王逸楚辭注皆作啓。今文啓作開

○論衡作開今

文啓多爲開

子弗子惟荒度土功。今文弗作不。史記曰子不子以故能成

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釋文云子鄭將吏反樂記易直子諒鄭注

子讀爲不子之子是不子之不皆不作弗而子讀爲字疑今文亦

子讀爲不子之子是不子之不皆不作弗而子讀爲字疑今文亦

子讀爲不子之子是不子之不皆不作弗而子讀爲字疑今文亦

然也舜知天命在禹禹功遠當傳子啓之賢不肖未可知故敕禹曰汝子毋若丹朱乃可繼世禹言啓之生已卽不字愛豈有私其子之心哉張守節正義曰及生啓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又一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是一讀如本字一讀作字

**彌成五服** 彌史記作輔故訓字論衡語增篇云經曰彌成五服五采之服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段玉裁說此今文

尙書說也與上下文不貫可怪之甚錫瑞謹案仲任云服日月星辰蓋沿歐陽之誤說以天子服有日月星辰也以五服爲五采服不知下文之解若何若以五服爲天子諸侯次國大夫士五章之服如後世所云冠帶之國義亦可通

**至于五千** 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孫星衍說中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也史記說禹貢四面相距爲五千里甸服千里五百里要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亦同云天子之國以外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案禹貢甸服以外有百里賦納總之屬是謂小數史公不爲正數也鹽鐵論地廣篇云古者天子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

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說苑修文篇云禹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漢書賈捐之傳云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按三聖謂堯舜禹此西漢人之說論衡別通篇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俱同今文也錫瑞謹案史記云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是甸服在天子之國以外天子之地方千里此外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五千里加以天子之地千里方六千里賈逵馬融說中國方六千里蓋用史公之說此云彌成五服至于五千史公云輔成五服至于五千蓋用史公之說也白虎通爵篇曰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也御覽引孫子云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皆同今尙書說淮南子曰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亦今文家說今文家不以爲實

**州十有二師** 大傳曰古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鄭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錫瑞謹案大傳明引此經鄭云虞夏之數是當爲虞夏傳無疑禮記雜記正義引作

洛誥傳蓋誤段玉裁說大傳為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為鄉十鄉為都然則今本大傳十邑之下有脫文錫瑞按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本作十邑為鄉十鄉為都若加以十都為師十二師為州凡有四百三十二萬家與鄭注不合蓋後人以意加之也考書大傳及晉書地理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路史疏佐紀並作十邑為都今據以訂正據王說則大傳無脫文段說非是晉書地理志引此以為昔在帝堯叶和萬邦之制陳氏

袁氏所輯大傳皆以為周傳文非也

外薄四海 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

間錫瑞謹案據大傳則今文家說實有東南西北四海之名與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同但其地不可考耳漢書

王莽傳云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

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蓋用今文尚書說也

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功○今文弗作不工作

功苗頑不即功道者迪之故訓弗作不工作功今文也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

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紕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紕之一紕少紕以爵再紕少紕以地三紕而爵地畢說苑修文篇與大傳略同下云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說各迪有功乃言諸侯貢士之義苗頑不即功者言其貢士不能有功耳或說功用也時三苗不得貢士故禹為請命義亦近之偽孔傳謂一州用三萬人功陳喬縱云今文家必有此說故作偽傳者襲取其語苗頑弗即功謂不受所役之人功案今文說此經為舜授禹位事舜授禹時洪水早平無須更舉治水役功之事不得誤取偽傳為今文說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今文敘作序○史記曰帝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日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皋陶方祗厥敘 今文作皋陶方祗厥敘○史記曰皋陶於是敬禹

祗厥緒魏志引袁宏漢紀建安二十五年詔曰苟祗厥緒孫星

衍說此下虞史伯夷所述非舜言也史公說伯夷語帝前即此至

庶尹允 諧經文

方施象刑惟明

象刑維明新序節士篇曰書曰象刑而施明及禹不能揚子先  
知篇曰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刑三千廷尉箴曰昔唐虞象刑天  
民是全崔駰大理箴曰宥施作明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  
施四方維明孫星衍說史公說方施為令民皆則禹云者詩傳  
云方則也是說方為則說象刑為不如言刑從之者言設此畫象  
以示民告以不從教則當加刑而民無犯者故云舜德大明也  
虎通五行篇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  
土之壅水臙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  
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行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  
犯臙者以墨蒙其臙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屣犯大辟者布衣無  
領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行大義引周書曰因五行相剋  
而作五刑墨劓剋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  
剋木故剋以去其骨節木能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  
以斷其淫洪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又引尚書刑德放云  
大辟象天刑罰贖之數三千應天地人此是周書所說非象刑也  
蓋後又用其意而制肉刑然大辟可贖則肉刑亦可贖矣此今文  
以象刑為象天道而作刑也錫瑞謹案孫說非也今文尚書作宥  
方可訓則宥不可訓則史公以不如言刑從之訓象刑則刑即謂

象刑蓋言皋陶敬禹之德令民皆則法禹有不則法禹者即以象  
刑從之非象刑之外別有肉刑也白虎通引五帝畫象其說與大  
傳合則今文家說以象刑即是畫象孫氏以畫象無肉刑為古文  
說象天道作刑為今文說其說大謬劉子政揚子雲皆習今文者  
子政引此經云及禹不能子雲引此經云夏后肉刑三千此西漢  
今文說唐虞無肉刑之明證若法五行制五刑三千應天地人乃  
周書甫刑之義不可以之說虞制也象天道作刑其說出於荀子  
荀子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  
履赭衣而不純是然矣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  
有菲屨赭衣者哉然則象刑無肉刑乃古說相傳以為象天道作  
刑乃荀卿創論也風俗通曰謹按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  
慎其過亦以象天作刑屬夏禹以後說其非唐虞之制明矣風俗  
通又曰皋陶  
謨虞始造律

夔曰擊鳴球

○今文一作拈隔鳴球○史記曰於是夔行樂者以夔曰至鳳皇來  
儀為虞史之言故說曰為於是釋詁云爰曰也洪範土爰稼穡史  
記爰作日是此日當訓爰也釋詁又曰曰于也曹大家注幽通賦  
云爰于是也大傳以為禹之五祀則舜薦禹攝位之後作樂於明  
堂也白虎通禮樂篇引書曰夏擊鳴球蓋三家今文有同於古文

者漢書揚雄傳長揚賦拈隔鳴球韋昭注曰拈擊也鳴球玉磬也  
 古文隔為擊段玉裁說按拈擊也古說皆謂真擊為拈拈即真  
 字櫟謂櫟敵也隔即擊字謂擊棍也韋云古文隔為擊者謂今文  
 尚書隔字古文尚書作擊也隔擊古音同在第十六支佳陌麥昔  
 錫部隔者擊之假借字也子雲孟堅皆用今文尚書韋以隔字難  
 曉故援古釋今不言今文尚書作隔者漢今文在學官韋昭時尚  
 夫人誦習不待言也不言今文尚書作隔者漢今文在學官韋昭時尚  
 當韋時今古文皆作拈或略之今難定也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今文格作假○大傳曰古者帝王升  
 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等瑟

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於者歎之也穆者敬  
 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  
 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  
 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又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  
 玉聲也又曰拊革裝之以糠白虎通禮樂篇曰降神之樂在上何  
 為鬼神舉也故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  
 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蔡邕禮樂志曰宗廟樂  
 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東觀漢記引同釋名釋樂器曰搏

拊也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瑟施絃張之瑟瑟然也段  
 玉裁說史記禮書尚拊隔徐廣曰一作搏隔拊隔蓋即明堂位禮  
 三本之拊搏尚書大傳謂之拊革史記謂之拊隔拊拊三者異字各  
 羣羣即隔字也當是從革隔聲拊拊拊拊拊拊拊拊拊拊拊拊拊拊  
 如字讀實一物也依漢人所引尚書大傳則今文尚書拊拊拊拊  
 作拊革錫瑞謹案段說非也搏拊本可單稱拊見周官禮記搏拊  
 蓋言搏其拊與鳴球句義同大傳引書與今本同又云以韋為鼓  
 謂之搏拊則大傳亦作搏拊者革裝以糠耳非以拊革二字連讀也  
 當以拊字略逗謂拊者革裝以糠耳非以拊革二字連讀也白虎  
 通用今文義亦作搏拊是今文尚書本無異文若史記禮書即取  
 之荀子拊隔即拊羣之異文與大傳未必相合段以隔羣革強合  
 為一又疑羣當為羣羣與搏音同似皆傳會失之大傳曰搏拊鼓  
 振以秉者秉與柄通說文柄重文作棟詩毛傳曰秉把也春秋傳  
 邴意茲史記齊世家作秉意茲史記天官書斗柄字作斗秉此秉  
 與柄通之證鼓振以秉者謂振其秉以鼓之耳孫星衍云一手振  
 秉一手拊拍之其說近是或疑振以秉即裝以糠之誤非也白虎  
 通引此經為降神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  
 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是裸獻之時降神之樂在上大傳以此為  
 禹之祭祀鄭注大傳曰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辭之居賓  
 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則今文說以此為

禹攝位後祀明堂作樂之禮虞賓在位為亞獻則來假以上為初  
 獻降神明矣史記於帝拜往欽之下即繼以於是天下皆宗禹云  
 云是亦以為舜薦禹於天為嗣而作樂與伏生合也又案祖考來  
 假史記作祖考至後漢書孝章帝紀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  
 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據蔡邕禮樂志  
 則今文說為宗廟樂舜祭宗廟乃使禹攝事而自居賓客之位者  
 二帝官天下禘郊宗不必皆其祖考則其祭祖考亦可使人攝  
 事不以神不歆非類為疑也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  
 唐郊猶以丹朱為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  
 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鄭注曰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  
 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為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  
 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為尸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為之故  
 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知當以丹朱為王者後使祭其郊  
 也孫星衍云疑丹朱為顓頊尸也其天尸及帝嚳堯尸無文可知  
 孫說蓋據祭法有虞氏祖顓頊故疑丹朱為顓頊尸然據鄭注大  
 傳以大室為明堂明堂與郊不得為一未知舜時明堂以何人為  
 也尸

虞賓在位

陳氏輯本大傳曰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篳變聲樂未罷  
 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

下也乃見于鐘石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招為賓客而雍為主人始  
 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  
 而夏道興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樂正進  
 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為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  
 世之後鄭注曰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  
 獻酒則為亞獻也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為  
 儀夔龍舞注如涓曰言以舜為賓客也夔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舜  
 而來舞以樂神史記於此篇帝拜曰往欽哉云於是天下皆宗禹  
 之明德數聲樂為山川神主帝舜薦禹于天為嗣十七年集解云  
 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下文簫  
 韶九成史公說為禹乃興九招之樂則是以此經為舜薦禹于天  
 與馬氏說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云云異也錫瑞謹案漢書王莽  
 傳莽乃策命孺子曰永為新室賓又曰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  
 蓋用今文尚書之義莽自比於禹之代舜而以孺子比舜非比丹  
 朱也後漢書獻帝紀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承作虞  
 賓蓋蔚宗沿謝承華嶠舊文猶用今文家說以獻帝禪魏比舜禪  
 禹故比獻帝於虞賓若依古文說以虞賓為丹朱則蔚宗禪魏比舜  
 倫矣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蓋班  
 氏用夏侯說與古文說合與伏生史公之義不同光武封禪刻石

文曰漢賓二王之後在位用虞賓在位之義亦以虞賓為丹朱蓋夏侯說也又案據大傳則舜受禪十三祀猶以丹朱為尸後乃以丹朱為王者後至十四祀帝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已有禪禹之意至十五祀即自處於賓客是舜在位五十載而以大位自處者實無幾時足見聖人公天下之心黃屋非堯心舜亦何獨不然惟今文家能發明斯義耳

**羣后德讓** 大傳曰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孫星衍說此德讓依今文義則是迎尸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曾子問皆讓之諸侯亦讓之

**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 曰歌者今文鼗作鞀○白虎通禮樂篇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氏八佾舞於庭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間又曰鞀者震之氣也上應昂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管良音也風俗通聲音篇曰禮樂記云管泰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芽故謂之管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瑄知古以玉為管後世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又曰祝謹案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用祝之音為節書曰

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釋名釋樂器曰鞀導也所以導樂作也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祝狀如伏虎如見祝祝然也故訓為始以作樂也敵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錫瑞謹案白虎通風俗通於下管鞀鼓合止祝敵二句各舉其一而遺其一義非有異劉熙說祝敵與鄭注相反與風俗通說祝為止亦不同乃今古說之異釋名蓋用今文說也韓詩外傳云韶用干戚是下管即有舞古者吹籥以節舞故管亦於堂下周之樂節先升歌次或笙或管次間次合樂著於儀禮孔子問居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則舞在下管之後故白虎通引下管鞀鼓為舞時所用鞀所以進舞王制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鼗祝敵本相比為用儀禮大射儀鼗倚于頌磬西紘備舞勺設之是也笙鏞以間則舞後所用間即間歌三終大傳云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太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鄭注云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鄭注尚書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庸則言笙庸而東西階樂器畢舉與注大傳義同據鄭注則古文尚書笙鏞作笙庸而白虎通風俗通皆作鏞疑今文尚書或從俗加金旁也○祝敵一作祝因○漢孟郁修堯廟碑引作祝圍蓋今文家段借字

鳥獸踴躍。今文作鳥獸。鶴。大傳曰：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

記曰：鳥獸翔舞，錫瑞。謹案：據大傳，史記之說，則今文以為鳥獸咸

變而翔舞，與馬注以鳥獸為筍簾說文以鶩為鳥獸來食聲皆不

同說。苑辨物篇曰：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游燕幽間，有似鳳也。書

曰：鳥獸，鶴。鶴，鳳皇來儀。子政用今文，尙書蓋作鶴。鶴，大傳曰：舟張

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皇，啻。啻，禮。緯。含。文。嘉。曰。舜。損

己以安百姓，致鳥獸。鶴，鶴，鳳皇來儀。是今文作鶴。鶴，之證。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宋均注：樂說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

共紹堯道，故謂之簫韶。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是簫取

肅敬為義，不以簫為樂器。名惟風俗通聲音篇曰：謹按尙書，舜作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其說，簫韶

以簫為主，鳳皇來儀為儀象。鳳皇之形，與馬注以鳥獸為筍簾相

似。蓋用古文說也。說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

謂之管。重文，瑄云：古者以玉為之。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

來儀也。說文以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並言則許君亦以鳳皇為瑞

應同。今文說。今文韶一作招。史記曰：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

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孫星衍說：鳳皇，今文說

為瑞。應論衡引大傳云：鳳皇在列樹。漢書元康元年，鳳皇集泰山。

引此經文。史公說為禹興九招者，謂此太室之祭，是薦禹于天。禹

為主人，故云禹作九招也。說苑修文篇云：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

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亦同。史公說：錫瑞，謹案大傳云：乃淳然

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又曰：招為賓客，而雍為主人。是今文尙書作

招字。史記漢志：呂氏春秋皆作招。今文說：鳳皇為瑞。應孫氏所引

外如大傳曰：舟張辟雍，鶴，相從。八音，回。回，鳳皇。皇，啻。啻，書。緯。帝。命

驗曰：舜受終，鳳皇來儀。又曰：舜舞終而絳，鳳來考。靈耀曰：明王之

治，鳳皇下之中。候曰：帝軒提象鸞，鳳來儀。又曰：帝舜云：朕維不父

百獸，鳳皇晨雜書靈準聽曰：正月上日，舜受終，鳳皇儀。樂緯曰：是以

清和上升，天下樂其風俗。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王褒四子講德論

曰：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班固典引曰：是以來

儀集羽族於觀，魏後漢書章帝詔曰：獲來儀之貺，左雄疏云：故能

降來儀之瑞。田羽薦法真疏云：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類。又曰：有

論衡齊世篇曰：無嘉瑞之應。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又曰：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史記無夔曰：於予擊石

拊石，八字。鳳皇來儀下。

云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孫星衍說史公無夔曰者以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時本無夔此文已見堯典不應重出也錫瑞謹案漢書宣帝紀獲嘉瑞詔曰書不云虞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後漢書明帝紀詔引書曰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皆無夔曰八字帝王世紀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皇甫謚亦從今文尚書蓋今文尚書本無此八字也左氏莊三十二年傳正義引服虔曰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子慎習今文其所引亦以鳳皇來儀百獸率舞連文無夔曰八字漢修西嶽廟記亦曰鳥獸率舞鳳皇來儀若後漢書崔寔傳曰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其所引有擊石字乃用堯典文非皋陶謨文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今文作陟天之命維時維幾○史記曰帝用此作歌曰陟天

之命維時維幾孫星衍說釋詁假陟陞也陟假同義謂薦禹於天而告之史公用今文作陟又樂書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戒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陳喬樞說偽孔傳本改陟為敕字蓋本於此不知太史公所謂君臣相戒者救猶戒也指帝用作歌及皋陶揚言皆君臣相戒之意非此陟天之命之異文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

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曰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極諫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今文颺作揚○史記作揚錫瑞謹案釋

作歌而言謂拜手稽首而續言也錢大昕說燕禮主人媵觚於賓注云媵送也讀或為揚檀弓杜黃洗而揚解注云禮揚作媵按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爵者則揚解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此揚訓續之證

**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史記欽作敬無屢省

省無怠注師古曰婁古屢字也揚雄揚州牧箴曰堯崇屢省中論貴驗篇曰帝舜屢省張竦為陳崇艸奏曰婁省朝政師古曰婁古

屢字

**乃賡載歌曰**史記作乃更為歌曰孫星衍說史公以賡為更者晉

也偽與為通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漢書元帝紀詔引此經司馬相如傳引書曰云云說之曰因斯以談

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漢紀王閔上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錫瑞謹案大傳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此明哉當與同

又歌曰

○今文作帝又歌曰○史記作舜又歌曰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之不同也案本紀帝曰多作舜曰是今文多帝字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中論審大臣篇曰執政聰明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云叔世之君生乎亂世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與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屨之乘而登大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

股肱墮哉萬事隳哉隳俗字即墮也疑後人所改

帝拜曰俞往欽哉

史記下文曰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德數聲樂為山川神主錫瑞謹案大傳曰於是卿雲聚俊

父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宏于一人帝乃再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聳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循通卿雲藂藂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據大傳則帝庸作歌蓋即在八伯歌卿雲之時卿雲為遷虞事夏之祥故帝首以陟天之命為言史記云於是天下皆宗禹今文義也



受業

盧豫章  
袁宗濂



